

良价初參雲巖，話次，了無情說法。其後過水覩影而大悟。詩曰：「也大奇！也大奇！無情說法不思議！若將耳聽終難會，眼處聞聲方可知。切忌從他覓，迢迢與我疏，我今獨自往，處處得逢渠，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，應須恁麼會，方得契真如。」

鑒真因閩王請，於清風樓坐久，舉頭忽覩日光，豁然頓悟。詩曰：「清風樓上赴官齋，此日平生眼豁開，方知普通（普通為達摩到梁年號，公元五二〇）年遠事，不從蔥嶺路將來。」

讀者試看上面四例，竹、桃、水、日，何莫非悟道因緣？又何止此，屠家，如「那一處不見睛的」；娼家如「你既無心，我也無」；公案中例子很多，這裏未及枚舉。《論語》曰：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」也同此意。

第三節 同案別層選

同一案卻有多答。有的答意在初層入處，有的答意在二層出處，有的

在三層用處；不是具眼的人，分不出深淺，往往辜負古人一片婆心。所以本書每層中分別選錄其屬於各箇本層之公案，以俾讀者分別彙比，始知一多同異的通攝作用。後後層可攝前前，前前層可通後後；同中有異，異中有同；要從同處會通，又要在異處分辨；不可囫圇吞棗，亦不可支離破碎。

第一目 本層（入處）西來意案

僧問仰山：「甚麼是祖師西來意？」仰山畫一圓相，中書「佛」字。

健曰：「我當時若在，管教穿破者圓相，撇除這佛字；仰山卻莫奈何也。

然而在本層入處，卻權教暫在；如果連圓相都沒有，則不算入處。讀者試參者圓相到底是個甚麼東西？如果不明白，且回頭讀惟儼答僧問『如何是戒定慧』一案。所謂『高高山頂坐，深深海底行』，從高山頂點到深深海底，畫個圓圈，是不是一個活圓相？我忽然憶起一個故事，寫在下面，與讀者一笑：群鼠聚議，欲知貓來消息，咸謂以鈴繫貓頸，則其來也必有聲

，吾輩可聞聲而遁矣。羣鼠皆以爲然。一老者曰：『請問誰可繫此鈴於貓頸者？』則皆瞠然無以對。吾今請問：『者滄海一粟的屍體，如何能從高山頂上，畫一圓圈到深海底下耶？』參！」

僧問清幹，清對曰：「羊頭車子推明月。」

健每日在閉關功課座餘中，抽半小時寫書。客次也少有禪書，從張相誠居士借來一部《景德傳燈錄》。初步作一個《普選公案錄》，這《同案別層彙比錄》各案，即由此《普選公案錄》中再選，並未經過全部的特選手續。所以同案別層中，或同案而別屬二層、三層者，或屬初層及二層者，不必同案而四層皆有之，這未爲專案別層作一個全部選錄的過程，是應該向讀者道歉。人之爲善，誰不如我？焉知來者之不足爲我補此缺憾耶？者裏僅僅舉二、三例，讀者自可推知也。

第二目 本層（入處）家風案

僧問省念家風，省對曰：「少室巖前親掌視。」僧曰：「更請洪音和

一聲。」省曰：「如今也要大家知。」又續曰：「言語斷絕千江口，萬仞巖前始得言。」健破曰：「太高生！」蓋用第二層出處意。若在本層，要假萬仞巖前一過；祖師云：「心如牆壁」，固然耳。

僧問警玄家風，警答：「滿餅傾石出，大海無仇人。」

僧問天柱家風，崇慧對曰：「時有白雲來閉戶，更無風月四山流。」

健曰：「太緊生。」蓋用二層出處破之，非謂本層不宜如是也。本層家風公案尚多，恕未普選遍錄，下倣此。

第三目 本層（入處）牧牛案

石鞏在廚作務，馬祖問：「作麼？」曰：「牧牛。」曰：「作麼生牧

？」曰：「一回入草去，便把鼻拽回。」祖曰：「子真牧牛。」石便休。

健曰：「試想王老師要人莫忘記銜一莖草來，又作麼生？讀者且向後翻到第四章三層用處，第三節第三目牧牛案，對比一看，始知功夫深淺不同。是個好牛，便解銜草；然而要做個好牧牛漢，最初要莫傷人家禾苗始得。

馬祖豈不知王老師事？然而石鞏當時只能如此，馬祖明知彼必經過如此一階段，所以也讚歎他真是牧牛好手。如今一般狂禪和只教人銜草，語調雖高，其奈足跟未點地何！馬祖踏殺天下人，早經祖師懸記；其所以踏殺天下人者，謂其能應機說法，下根即不妄投上藥。試讀《大慧杲語錄全集》，千篇一律，教人湯鑊中行；本人殊不敢同意也。」

大安問百丈：「如何識佛？」曰：「騎牛覓牛。」曰：「識後如何？」曰：「如騎牛到家。」曰：「始終如何？」曰：「如牧人執杖視之，不令犯人禾稼。」健曰：「者不令犯人禾稼，只能算始，不能說終。說終則當從普願（王老師）公案，見第三層（第四章）用處所引。然而教人在本層入處用功，也不妨說始終如此，要在讀者善自體會。」

洞山良价看稻田，見朗上座牽牛，曰：「者箇牛須看好，恐吃稻去。」朗曰：「若是好牛，應不吃稻。」健別曰：「若是好牛，卻解吃稻。」此意則屬三層用處。

尼僧問宗慧曰：「車住、牛不住，如何？」曰：「用駕車漢作麼？」健別曰：「車住，牛正好休，卻不肯住；自己生得賤，問我作麼？」

第四目 本層（入處）拂子案

僧問四十九年以前事，雪峯以拂子驀口打。

僧辭法真禮峨媚山普賢去，法真舉拂子曰：「文殊、普賢總在者裏。

「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。法真喚侍者曰：「取一盞茶與這僧。」健曰：「總在者裏屬本層拂子案，其後則已撥於二層矣，見該章。」

第五目 本層（入處）看經案

神讚見其師看經，適有蜂在紙窗上鑽，乃曰：「世界如此廣大不肯去，鑽他故紙驢年去。」其師乃請說法，方得箇入處。

僧問惟儼曰：「和尚不許人看經，如何自看？」惟曰：「只圖遮眼。

「僧曰：「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？」曰：「若是汝，牛皮也須看透。」

第六目 本層（入處）送書案

玄沙遺僧送書雪峯，峯開之，則白紙三張耳。問來僧：「會麼？」僧曰：「不會。」峯曰：「不見道：『君子千里同風』？」其僧回舉於玄沙。沙曰：「者老和尚磋過也不知！」健曰：「峯所答在本層入處，沙所破意在三層用處。因代曰：『白雖白得一樣好，可惜張張無字。』則與第三層用處，意旨相合矣。玄沙是一位已得大機大用的禪匠；他不但對雪峯如此，有好幾位都會被他責為足跟未點地。讀者讀到第四章三層用處便知。」

第七目 本層（入處）心案

法常聞馬祖「即心是佛」即得入處，住梅子山不下。馬祖乃令一僧問曰：「和尚得箇甚麼入處，便住山耶？」法答曰：「即心是佛。」僧曰：「馬祖近日佛法又別。」法曰：「作麼生別？」僧曰：「非心非佛。」法曰：「者老漢惑亂人無有了期。任汝非心非佛；我只管即心即佛。」僧回

報馬祖，馬祖曰：「梅子熟也！」讀者試參：「馬祖憑甚麼許他梅子熟也？」若是憑其能堅固執持即心是佛嗎，就冤枉了馬祖。若憑惑亂人未休一語，又像是毀謗了馬祖。

石頭問大顛：「除卻揚眉瞬目，將心來。」曰：「無心可將來。」曰：「元來有心，何言無心？無心盡同謗佛。」大顛言下大悟。異日，石頭復問：「何者是禪？」曰：「揚眉瞬目。」石曰：「除卻此外，將本來面目呈看。」曰：「請和尚除了，再鑿某甲。」曰：「我除了。」曰：「將呈和尚了。」曰：「汝既將呈，我心如何？」曰：「不異和尚。」曰：「不關汝事。」大顛曰：「本無物。」石曰：「汝亦無物。」大曰：「既無物即是真物。」石曰：「真物不可得。汝心現量意旨如此，也大須將護！」健曰：「大顛當時所答『無心可將來』，是一句口頭禪，由從上祖師蹈襲而來。石頭具他心，所以撥轉一句曰：『元來有心。』大顛在此無心上乃現量認識個真心。異日問答中所云『無物即是真物。』即在此上悟來，

屬於本層入處而已。所以石頭說個『也大須將護。』明知他暫時對於『真物不可得』不能承受，此屬二層出處故。所以有神通大德，才能量體裁衣，不是像後人，一口說定一切人都要同時向湯鑊中去行。」

牛頭〈心銘〉曰：「一切莫顧，安心無處；無處安心，虛明白露。」

健曰：「所謂入處，早經聲明，并非有個場合，所以說無處安心；者虛明白露，又明明說了一個虛明的處所，所以第二層的心案，就教汝出去。」

第八目 本層（入處）身案

毗婆尸佛曰：「身從無相中受生，猶如幻出諸形相。」

拘留孫佛曰：「見身無實是佛身。」

陸互曰：「弟子從六合中來；彼中更有身否？」普願曰：「分別記取，舉似作家。」陸曰：「和尚到處，世界皆成就。」曰：「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。」

僧問了然大比丘尼：「如何是古佛身？」曰：「世界傾壞。」曰：「

何故？」「寧無我身。」

天然見石頭，石頭令著槽廠去。天然執爨役三年。石頭白眾曰：「明日剗佛殿前草，大眾各備鋤鏝。」天然獨以盆盛水淨頭，胡跪；石頭見而笑之，便與剃度。

僧問令遵曰：「那吒析骨還父，析肉還母；如何是其本身？」令遵放下手中杖。

第九目 本層（入處）境案

僧問大茅境，曰：「不露鋒。」問：「如何？」曰：「無有當者。」

僧問水陸曰：「狹路相逢如何？」水乃攔胸托一托。

僧問省念：「如何是大安樂人？」曰：「不見有一法。」曰：「如何爲人？」曰：「謝闍黎領話。」

僧問道閑曰：「前是萬丈洪巖，後是虎狼獅子時，如何？」曰：「自在。」

僧問守珍曰：「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？」守反問曰：「境從何來？」
曰：「恁麼即入諸境去。」曰：「龍頭蛇尾漢。」健代曰：「誰與汝作境？」

僧璨〈信心銘〉曰：「能隨境滅，境逐能沈。」

第十目 本層（入處）設齋還來否案

僧問閑禪師：「今日供養無染大師，還來否？」閑答曰：「本自無所至，今豈隨風轉？」健曰：「如此則真死了，大須推翻供養。然在本層，正宜如是。讀者可參看後來三處便知。」

保興與甘長老看鄭十三娘，才坐定，保問：「聞十三娘參見瀉山是否？」曰：「是。」曰：「瀉山遷化，向甚麼處去？」鄭起身，偏床而立。
甘曰：「閒時說禪，口如懸河；何不道取？」鄭曰：「鼓者兩片皮堪作甚麼？」甘曰：「不鼓者兩片皮，又堪作甚麼？」鄭曰：「合取狗口。」健曰：「此猶是長老問處。因代曰：『近前來。』來已，復曰：『恭維瀉山

和尚萬福』，則在三層意旨中。然其本案則止於本層入處；甘長老欲令彼出去活用，鄭卻未得也。」

第三章 塔燈二層——出處

入處并不爲汝建立甚麼地位，何況別有甚麼出處呢？只爲汝有條無路的門路，便黏著在者裏，假立名言，說箇出處，這不行而到的地位，只要你不執著，也就不舉步而出了。原來第一章所說出離之處，和第二章所說入處，與本章所說出處，并非有不同的場合；卻只爲汝有不同的心執，執俗執欲，故說出離；與禪相應，故說入處；著禪成死海，故說出處。切莫誤會好，我者裏所說非有不同的場合，也不是匄圍吞棗，抹煞前後不同的境界。當知場合雖不曾變異，然由禪功證德的深淺，卻有不同的境界。試看第一節所選各案，再回頭與前章所選公案證量，便大不相同；再看本章第三節同案別層所選，與前比較，更有顯然的差別，一點不會顛預，一點不可模糊。

第一節 本層（出處）開示及公案選

雲門文偃上堂開示，忽然以拄杖畫地一下，曰：「總在者裏。」又畫一下，曰：「總從者裏出去。」健曰：「第一畫即是初層入處；第二畫便是本層出處。者『出』字是古人說的，也是我現在說的。」

船子告夾山曰：「直須藏身處沒蹤跡；沒蹤跡處莫藏身。」健曰：「後一句莫藏身，就是教汝虛此本位，便算是出處，并非別有出去而再行到達的新地帶。」

僧問範禪師曰：「靈臺不立，還有出身也無？」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有何出身處？」曰：「出。」健曰：「禪師每就問作答。僧問有何出身處，即此一疑情展開，便正是個出處。」

神會來自曹谿，行思問曰：「曹谿意旨如何？」神會乃振身而立；行思曰：「猶帶瓦礫。」神會曰：「和尚此間莫有真金否？」曰：「設有，與汝向甚麼處著？」健曰：「從者案，汝便知振身而立，正是他的入處。行思說個『設有』，又說『向甚麼處著』，所以不教他有個入處可著；神

會當下便把振身而立的屍體喪失了，者就算個正當的出處。」

如寶拈起蒲團曰：「諸佛及入理聖人，皆從者裡出去。」便擲下。

鼓山曰：「欲知此事，如一口劍。」僧問：「學人是死屍；如何是劍？」鼓山曰：「拽出者死屍。」僧應諾而出。山聞已去，乃曰：「好與拄杖。」健曰：「死屍即是初層入處邊事。若是文殊慧劍嗎，能令人死，亦能令人活。拽出者死屍，就是令人活的寶劍；者是本層出處邊事。但是爲甚麼又遭拄杖呢？者宗旨便應在下章三層用處。出去以後，若全無用處，不仍是一個行屍走肉的吗？古人解出處而不解用處的，往往不免此杖。若是伶俐之機，就山門外摘一莖草回，向鼓山說：『汝劍何似此草耶？』便答在三層用處。」

普願到，慧忠問從何來。曰：「江西。」曰：「還將得馬祖真來否？」曰：「只者是。」曰：「背後底？」普願便休去。其後長慶稜曰：「大似不知。」福展曰：「幾不到和尚此間。」健曰：「某未曾展示前面。」

其實他轉身休去，已是連後面的都展示了。後人用照字功夫，往往向前面照了，便以為是；看此案，便知不圓滿。古人云：「機在目前，不是目前機。」

耽源問慧忠曰：「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，作麼生對？」慧曰：「幸自可憐生！須要護身符作麼？」

隱峯離馬祖，參石頭；馬祖曰：「石頭路滑！」隱曰：「竿木隨身，逢場作戲。」至則繞三匝，振錫問曰：「是何宗旨？」石頭曰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隱無語歸。祖曰：「再去；待他說蒼天，汝便噓噓！」去如前問，石頭乃先自噓噓，隱又無語歸。祖曰：「向汝道『石頭路滑』。」健曰：「隱峯三匝，死在圓相中，屬初層入處邊事；石頭悲其死，故呼蒼天。你馬祖救其出，故令噓噓。石頭固有通，先其噓而施以同樣之救濟；噓噓出氣也。」

僧問西堂曰：「不問不答時如何？」西曰：「怕爛卻作麼？」懷海聞

之曰：「我向來疑者老兄。」僧曰：「請和尚道。」懷海曰：「一合相不可得。」健曰：「不怕爛，便是常住一合相，不解出也。」

寶徹與天然同遊，見水中魚，以手指之！天然曰：「天然！天然！」明日，寶又問天然曰：「昨日意作麼生？」天然乃放身作魚狀，寶曰：「蒼天！」健曰：「天然當時死在入層。因代曰：『昨日見魚，別無他意。』便撥入用層中矣。」

僧問廣澄：「如何是本來人？」曰：「共坐不相識。」曰：「恁麼即學人」，禮謝下去。曰：「暗寫愁腸寄與誰！」健曰：「初層只解共坐，不解不相識；不相識即是曹山四禁中所謂不挂本來衣。『寄與誰？』也是者個意旨。」

普願嘗自云：「文殊、普賢，昨夜三更，每人與二十棒，趁出去也。」

「健曰：「試回頭看初層，文殊、普賢總在者裏許，便知初層入處，與本層出處的界限所在。」其弟子趙州聞趁出話，便反問曰：「教誰吃此二十

棒？」普曰：「且道王老師過在何處？」趙州禮謝而去。健又曰：「趁出是普願二層出處得力處。趙州這一問，連他二層功用都要破除。其回答重心，不在禮謝，而在出去；出去意旨，已屬雙重；出去快入四層了處。本人對於趙州輒私淑不止；對於有大福德，擁大虛名，集大部眾的知名禪匠，倒不敢瞎捧。」

普願將赴田莊，土地預為報夢於莊主，預辦齋供，翌晨果到；告之。普曰：「修行無力，被鬼神覷見。」僧曰：「何以被覷見？」普曰：「土地前更下一分飯。」健曰：「者一分飯，正是與上案趁出文殊的工夫相同，不是供土地，而是在能被土地預知的執持心境上，努力空透，才算用功得力。於今一班淺學禪和，反以被土地預報為榮；古人如此，何不檢討？嘗讀日本祖師案，輒以此為謂，『大須努力』。」

黃檗居第一座，見普願到，不起。普問：「長老甚麼年中行道？」黃曰：「空王佛時。」普曰：「猶是王老師孫在，下去！」健曰：「黃當時

死在『空王佛時』；被王老師說破，不得不下去。」健別曰：「汝要識取他年麼？無汝分位在。」那末黃可獨占下去。

操禪師請米和尚飯，不設座。米展具禮拜，操下床，米就操座，操乃席地坐。齋訖，米眾譏操被奪位。操曰：「三日後來，可救。」三日後來，曰：「前日遭賊。」健曰：「被賊竊去二層，留下初層。誰教汝死死坐在原位，不解出也。」

僧問會同：「參見普願後如何？」會默然。僧曰：「和尚未見普願以前作麼見？」會曰：「不可更別有也。」僧回舉似景岑；景岑示一偈曰：「百丈竿頭不動人，雖然得力未全真；百丈竿頭重進步，十方世界是全身。」

從諗（趙州）作火頭，閉卻門，滿屋煙火，大叫：「救火！救火！」眾到，則曰：「道得即開門。」眾無對。其師普願將鎖從窗過似，從乃開。健曰：「趙州當時聊借此緣以啓示大眾，不可自行關鎖在初層裏。當時

若我在大眾，當問他：『是誰關汝？解鈴還是繫鈴人；我救不得汝。』如此說去，王老師從窗暗遞一把鎖是多餘的了。」

從諗過黃檗，黃閉門，從乃取火，於法堂大叫：「救火！救火！」黃乃出，捉住從曰：「道！道！」從曰：「賊去後張弓。」健曰：「者是兩重公案。」黃閉門欲示從諗初層入處，從諗卻識破他的初層入處，於法堂呼：「救火」，欲示黃檗須從此出去；黃出來，捉住從諗，催其速道，欲試彼是否知道個出處。誰知從諗早已知道，所以反責他是賊去後張弓。既已開門出去，已屬賊去也，何必別道耶？別道乃成後張弓矣！所以者公案是兩重；不僅是黃檗示從諗，當知亦是從諗示黃檗。讀者再回頭讀前案，則可了知出處是箇甚麼玩味。

從諗到寶壽；寶壽見到，乃背坐；從乃禮拜，寶壽下床；從乃出。健曰：「從諗、寶壽兩人當時正都表示二層出處——寶壽之下床，正如從諗之出去。讀者試回頭讀前米爭操座不下一案，便可對比也。」

僧問從諗：「何謂玄中玄？」從曰：「汝玄來幾時？」曰：「久矣！」
曰：「若不遇老僧，幾被玄殺。」

從諗托起鉢，云：「三十年後若見老僧，留取供養；若不見，即撲破。
」一僧出云：「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？」從乃撲破。健曰：「不是撲破
不算真見也。若是健在座，要保留這鉢也不難。只說『見與不見兩頭且置
，三十年後借與我用也無妨。』讀者可向後第四章第一節看從諗（即趙州
）拂子案便知。」

僧問從諗曰：「澄澄絕點如何？」答曰：「者裏不著客作漢。」健曰
：「趁出者客作漢，要澄澄絕點作麼？」

僧問靈鷲閑禪師曰：「如何頓獲法身？」曰：「一透龍門雲外望，莫
作黃河點額魚。」健曰：「上句尙在初層；下句即本層出處。」

陸亘問普願曰：「古人瓶中養一鵝，漸大，出瓶不得；如今不得毀瓶
，不得損鵝，和尚作麼出得？」普願呼其名曰：「陸亘大夫！」陸應諾，

普曰：「出也！」健別曰：「被汝者一問，瓶子早破也。」

仰山問師弟香巖見處，對曰：「去年貧未是貧，今年貧始是貧；去年貧無立錐之地，今年貧，連錐也無。」健曰：「此屬本層出處。其後仰山評曰：『汝只得如來禪，未得祖師禪。』則譏其未起大機大用，則屬三層用處也。」

仰山問雙峯近日見處，對曰：「無一法可當情。」仰曰：「解在境。」

「雙峯曰：「兄意如何？」曰：「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？」健曰：「仰山所謂當情者，謂執此無一法當情之心也；併此心出去才是。」

志勤禪師觀桃花而有所悟，自云：「直至於今更不疑。」僞山囑將護。玄沙則曰：「敢保老兄未徹。」玄沙又問桂琛，桂曰：「不是桂琛，即走殺天下人。」健曰：「桂琛意謂，不是桂琛能自出去，便要走殺天下人。玄沙敢保未徹者，在志勤本人，明明有箇不疑者在，如何得徹去？此案前面也曾引過，在第二章第二節，可回頭再對看。」

僧問應天曰：「和尚佛性如何？」曰：「汝喚甚麼作佛性？」曰：「怎麼和尚即無佛性耶？」曰：「快活！快活！」健曰：「從此推知，二層出處法樂，有甚於初層入處遠矣！」

王常侍敬，初視事，米和尚來，王乃舉筆，米曰：「還判得虛空否？」王擲筆，入廳，不復出。米復遣人潛聽之。王曰：「獅子咬人，韓盧逐塊。」米乃大怒。健曰：「當時米執著虛空，自墮於韓盧。」別代曰：「王法太嚴，無人守得；何不挂冠休去？」

法真見僧禮普賢去，乃舉拂子，曰：「文殊、普賢總在者裏。」僧作圓相拋向後，乃禮拜；法真曰：「侍者取一盞茶與這僧。」健曰：「不是拋向後去，何堪受此一盞茶耶？」

僧新到，問慧覺曰：「遠相投，意如何？」慧曰：「官家嚴切，不許安排。」曰：「豈無方便？」曰：「且向火倉裏一宿。」健曰：「不許安排，是師方本層出處口調；自己要能虛此本位去。趙州曰：『無佛處急走

過。』古人詠漁父詩曰：『祖佛位中留不得，夜來仍舊宿蘆花。』」

大歲上座來，日容禪師拊掌三下，云：「猛虎當軒，誰是敵者？」大歲曰：「俊鶻冲天，阿誰捉得？」日容曰：「彼此難當。」大歲曰：「且休，未斷者公案。」日容將拄杖舞歸方丈，大歲曰：「死卻者漢也！」健代曰：「我不騎你這死老虎。」

俱祇和尚處，尼到，戴笠執杖，繞師三匝，曰：「道得即拈下笠子。」三問俱無對，尼便去。因問天龍和尚，天豎一指示之，乃大悟。自此凡有僧到，俱示一指接之，無別語。健曰：「此上皆指初層，非可答尼者。若健在，當別曰：『笠子下埋沒多少？』則屬本層也。」第二章第一節亦有一個笠子案，讀者可回頭對比。

栽松次，黃檗問義玄曰：「深山裏栽許多松作麼？」曰：「一與後人作古記，二與山門作標榜。」道了以鑿打地三下。黃曰：「雖然如此，子已吃我棒了！」義又打地三下，作噓噓聲。健曰：「古記標榜，皆非活計

，惟噓噓而出始得。」所以黃檗復曰：「吾宗到汝，此記方出。」本層所謂出者，此也。

陳尊宿聞一老宿難親近，乃入其方丈；老宿一見便喝，陳側掌云：「兩重公案！」老宿曰：「過在甚麼處？」陳曰：「者野狐精。」便退。健曰：「譏其不解出也。」

黃檗問楚南曰：「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？」曰：「即今豈是有耶？」曰：「有無且置，即今如何？」曰：「非今古。」黃曰：「吾之法眼已在汝躬。」後住姑蘇報恩寺二十餘年，足不踰闕。健曰：「古人亦以知有爲重要條件，此中所謂豈是有耶，不以所入爲有而已；至若知有之有，屬第三層用處，以大機大用爲妙有也。」讀者可看第四章用處各案便知。

靈觀汲水次，僧來參，即以橫軸示之，僧便去。至暮，問僧，知已發去。靈曰：「只得一橛。」

僧問沼和尚：「萬里無雲時如何？」沼曰：「青天也須吃棒。」健曰

：「坐在虛空中央，不解出去者，各自領棒去。然而汝若未經初層工夫，還不夠有吃棒身份也。」

僧問妙濟曰：「千聖常行路；如何是此路？」妙曰：「果然不見。」
僧問寶壽曰：「踏倒化城如何？」曰：「死漢不斬。」僧曰：「斬」，寶乃打之。健別曰：「虛此本位，斬屬多事。」

僧問延沼：「朗月當空如何？」延曰：「不從天上輓，任向地中埋。」
又曰：「不在團天，且居羸里。」

僧問道悟曰：「何謂玄妙之說？」道曰：「莫道我解佛法。」僧曰：「爭奈學人疑滯！」曰：「何不問老僧？」曰：「問了也。」曰：「去，不是汝存泊處。」健曰：「者最後句說得何等明透親切，然而少有能知音者。」

天然謁忠國師，問侍者曰：「在否？」曰：「在即在；不見客。」天曰：「太深遠生！」侍者曰：「佛眼亦覷不見。」天曰：「龍生龍子，鳳

生鳳兒。」健曰：「讀者試參：天然是譏笑他師徒，還是讚美他師徒？深遠即是不曾出得之故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龍鳳卻是譏諷他倆，所以其後國師睡起聞之，棒其侍者。天然聞之，乃曰：『不謬爲南陽國師！』這一句才真是讚揚國師。」

明日，天然復往謁，見已，便展坐具，國師曰：「不用！不用！」天退步，國師曰：「如是！如是！」天卻前進，國師曰：「不是！不是！」天繞國師一匝而出，國師曰：「去聖時遙，人多懈怠；三十年後，覓此漢也還難得！」健曰：「南陽慧忠國師嘗居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，唐肅宗奉爲國師，距今已千餘年；三十年後云云，已過數十次矣；但云人多懈怠，卻不云人欠聰明；於今一般狂妄之士，但逞口辯，不肯精進，早已不出國師所料。嗚呼！可悲！可痛！」

江陵僧謁大川，禮拜了，在一邊立。大川問：「何時發江陵？」僧乃拈起坐具。大川曰：「謝子遠來；下去。」僧便去。大川曰：「若不恁麼

，爭知眼目端的？」僧撫掌曰：「苦殺人，幾錯判諸方。」其後，僧舉似天然，天然曰：「大川法道始得，我者裏不然。」曰：「如何？」曰：「猶較大川三步。」其僧禮拜，天然曰：「錯判諸方的甚多！」健曰：「讀者可并前案同參。」

僧問圓智：「無神通菩薩爲甚麼足跡難尋？」圓曰：「同道方知。」曰：「和尚知否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曰：「爲何不知？」曰：「汝不識我語。」健曰：「此所謂不知，非凡愚無知；者裏不許汝有絲毫知識，也不許汝有絲毫愚謬。」

洞山到明哲，明問：「近離何處？」曰：「湖南。」曰：「觀察使姓甚麼？」曰：「不得姓。」曰：「名。」曰：「不得名。」曰：「還治事也無？」曰：「自有郎幕在。」曰：「豈不出入？」洞山乃拂袖出。明日，明哲曰：「日昨闍黎轉語不稔，今請道；若道得，即開粥飯相伴過夏。」洞山曰：「太尊貴生！」明哲乃開粥飯。健曰：「看他豈不出一問，

逼得人死，當時洞山只能一出了事，下不得轉語。次日粥飯再逼轉語，脫口而出。果能不墮尊貴，運用靈活，則可趨入三層用處矣。」

僧到仙天便禮拜，仙天曰：「野狐鬼，見了甚麼便拜？」僧曰：「老秃奴，見了甚麼便恁麼問？」仙天曰：「苦哉！苦哉！仙天今日忘前失後。」僧云：「要且得終不補失。」仙天曰：「爭不如此？」僧云：「誰？」仙天乃呵呵笑曰：「遠即遠矣。」健補之曰：「奈腳跟未點地何！」有等人執著個「甚麼」二字，或「誰」字，內外雙破，死在「誰」字疑情虛無渺杳中，不解出去，更談不上腳跟點地的大機大用了。

僧參德山，德閉門。僧敲門，德問：「阿誰？」僧曰：「獅子兒。」德乃開門，騎其項上而問曰：「畜生何去來？」僧無對。健代曰：「不騎自來！」言次掀德下，豈不痛快！良以不怕獅雄，只怕騎獅不得下背！

僧叩大同曰：「抱璞投師，請雕琢。」大曰：「不為棟樑材。」僧曰：「恁麼即卞和無出身處也。」大曰：「擔帶即伶俜辛苦。」曰：「不擔

如何？」曰：「不教汝抱璞投師請雕琢。」健曰：「擔帶即伶俜辛苦，道破出層之所以然。」

僧問大同曰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；如何是我？」大曰：「推倒老師有甚麼過？」健曰：「往往有等禪師，示人：『高高山立，深深海底行。』皆欲以者天上天下之神我，害盡天下蒼生。一般瞎漢，死死執著者箇，最難出也；打倒不惟無過也，且救他慧命，是釋迦真兒孫。」

僧問大同：「達摩未來如何？」曰：「遍天遍地。」曰：「來後如何？」曰：「蓋覆不得。」健曰：「當知者蓋覆不得，便不在天地之間。」

僧問如訥：「一念不生如何？」如曰：「堪作甚麼？」僧無對。如曰：「透出龍門雲雨合，山川大地入無蹤。」

良价曰：「直道本來無一物，猶未消得衣鉢；者裏下得一轉語，始得。」有僧凡下九十六次，語皆不契，最後始得一語。另一僧欲得此語，給侍三年，未得，乃以刀逼之，曰：「直饒將來，也無處著。」健曰：「此

意在本層出處，姑許消得衣鉢；若就拙見，要想消此衣鉢，當知用處。徒然知空而不知有者，仍未消得衣鉢也。」健因別代曰：「謝和尚好意；我未曾讓他虛度。」

僧問雪峯：「依佛剃度，何不認佛？」曰：「好事不如無。」

僧問雪峯：「寂然無依如何？」曰：「無依猶病。」曰：「轉後如何？」曰：「船子下揚州。」

僧問元安：「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？」曰：「靈鶴翥空外，鈍鳥不離巢。」

僧問元安曰：「學人歸鄉如何？」曰：「家破人亡，子歸何處？」曰：「恁麼即不歸。」曰：「庭前殘雪日輪消，室內游塵遣誰掃？」

僧問：「香積飯甚麼人吃得？」元安答曰：「須知吃得的人，也須扶出。」

僧問本寂曰：「如何是常在的人？」曰：「適逢曹山暫出。」曰：「

如何是常不在的人？」曰：「難得。」

僧問本寂：「如何保任？」本曰：「如經蠱毒之水，不得霑著一點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法身之主？」本寂曰：「謂秦無人。」曰：「者箇莫便是？」曰：「斬！」

僧問本寂：「常在生死海中，是甚麼人？」曰：「第二月。」曰：「還求出離也無？」曰：「也求出離，只是無路。」曰：「出離人誰接得？」曰：「擔鐵枷者。」

僧問寶蓋：「一個無漏舍，何人居之？」曰：「無名不挂體。」曰：「還有位也無？」曰：「不處。」

僧問：「一箭射三關？」文邃對曰：「放出關中主看。」曰：「恁麼即知過必改。」曰：「更待何時？」曰：「好隻箭，放不著所在。」便出去。文邃召曰：「試爲某發箭。」乃良久而退。文邃打彼七拄杖，曰：「

且聽箇亂統漢，心中疑三十年。」有人舉似同安，同曰：「雖發箭，要且未中的。」問：「如何中的？」同曰：「關中主是甚麼人？」健曰：「文邃明明說了放出關中主；主既放出，無的何能中耶？」

鏡清問：「天不能覆，地不能載，豈不是？」師彥對曰：「是則被覆蓋。」健曰：「所謂出者，不但出第一層所入之境，亦當并能入之心亦出之。此案說得極明顯，可與本節僧問大同，達摩未來及來後一案同參。」

僧問：「千里作一息如何？」道閑曰：「送客遊庭外。」

僧問師備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師備曰：「用自己作麼？」

師備問皎然曰：「維摩觀佛，前際不來，後際不去，今則不住，作麼生觀？」曰：「請放皎然過，有商量。」師備曰：「作麼商量？」皎乃良久。師曰：「教阿誰委？」皎曰：「徒勞側耳。」師曰：「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！」

玄沙（即師備）問鏡清：「不見一法爲大過失；不見甚麼法？」鏡清

指露柱曰：「莫不是者箇法？」玄曰：「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吃，佛法未會在。」健曰：「玄沙乃得大用禪匠，處處指破出處，教人跳出鬼窟，足跟落地，實爲第三層用處之代表人物。聞有《玄沙專集》，惜乎未曾入藏；坊間舊書肆亦屢訪未得。本人除凌婆、趙州外，頗敬慕玄沙；這事且置。究不見甚麼法？讀者試參。玄沙不是說了，清水白米從汝吃嗎？這是三層用處意旨。若論本層，但須倒此露柱便是。」

玄沙南遊，莆田排百戲迎之。異日，見小塘長老曰：「日昨許多喧鬧，向甚麼處去也？」小塘提起衲衣角，玄曰：「料掉勿交涉。」健別曰：「昨日、今日甚麼語話，我不曾留戀。」

僧問：「學人便承當時如何？」興聖對曰：「汝作麼生承當？」法燈別曰：「莫費力。」健曰：「常見禪書內有許多承當字樣，都是初層中一期方便，在本層中便不許了。」

林泉謁慈光，光送之，扶林下階曰：「款款，莫教踢倒。」林曰：「

忽然踢倒如何？」慈曰：「更不用扶。」林大笑。健曰：「龐蘊倒，其女亦倒，問之，則曰：『特來扶。』此之扶以身；與彼之不用扶以言，正相同也！」

僧問昭化：「孤峯獨宿時如何？」曰：「閒卻七間僧堂不宿，阿誰教汝孤峯獨宿？」健曰：「回讀看第二章，『高山上立』案，『萬里無寸草』案，可以比較初層與二層深淺次第不同處。」

僧問：「無佛、無眾生如何？」懷惲對曰：「甚麼人如此？」

僧問：「吞盡百川水，方明一點心；如何？」**冷珏**對曰：「雖脫毛衣，猶披鱗甲！」健別曰：「何不將此一點心也吞盡？」

月輪問弟子桐泉曰：「卞和到處荆山秀，玉印從他天子傳；如何？」曰：「靈鶴不於林下憩，野老不重太平年。」

道匡問：「僧何處來？」曰：「劈柴來。」曰：「還有劈不破的也無？」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如何？」僧無對，道曰：「何不問我？」僧乃問

，道曰：「賺殺人！」

僧問：「一似兩箇時如何通？」香城對曰：「一箇賺殺。」健曰：「此案與前案兩箇賺字同一毛病，不肯出得。」

僧問：「十二時中常在的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？」守玘曰：「消不得。」曰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爲汝常在。」

孚上座因鼓山赴大王請，雪峯門送，回到法堂，乃曰：「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。」孚曰：「是尹未在。」峯曰：「渠是徹底人。」孚曰：「待某去勘過。」遂趁至中路，便問：「師兄向何處去？」曰：「九重城裏去。」孚曰：「忽遇三軍圍繞時，如何？」山曰：「他家自有通霄路。」孚曰：「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。」山曰：「何處不稱尊。」孚拂袖便回。峯問：「如何？」孚曰：「好隻聖箭，中路折卻了。」遂舉前話。峯乃曰：「有渠語在。」孚曰：「者老凍膿，卻有鄉情在。」健曰：「譏彼倆皆墮在尊貴，不解出得。」

陸大夫問南泉（即王老師）：「姓甚麼？」南曰：「姓王。」曰：「還有眷屬否？」曰：「四臣不昧。」陸曰：「王居何位？」曰：「玉殿苔生。」曰：「玉殿苔生時如何？」曰：「不居正位。」健曰：「不居正位，即是本層出處主旨。」其後石林鞏頌曰：「玉殿苔生正不居，四臣無路納嘉謨；老農知是承誰力？風暖歌聲落野鉏。」

僧出禮拜，退後立。洪忍曰：「我不如汝。」僧應諾。洪曰：「無人處，放下著。」

僧問：「乾坤不著意，宇宙不留心；何如？」宗慧對曰：「峴山亭起霧，灘峻不留船。」

僧問：「古人自從認得曹溪路，了知生死不相關；曹溪即不問，如何是羅山路？」羅山義因乃展手。僧曰：「恁麼即一路通，諸路亦然？」義曰：「甚麼諸路？」僧近前，義曰：「靈鶴煙霄外，鈍鳥不離巢。」健曰：「此與元安所答，同一口吻；見上文。」

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處，曰：「不審。」石曰：「不必。」又到巖頭處，亦曰：「不審。」巖曰：「噓！」僧回步。巖曰：「雖是後生，亦能管帶。」夾山曰：「石霜雖有殺人刀，且無活人劍。」健曰：「欲詳活人劍，且看三層用處。」

南泉收生飯，曰：「生飯。」智堅曰：「無生。」南泉：「無生猶是末。」

僧問：「既是喝河神，爲何卻被水推大浪？」對曰：「隨流始得妙，倚岸卻成迷。」健曰：「依岸成迷，是以必出，此爲本層要旨。若出之後，不是徒然，必也隨流得妙，此則已入第四章三層用處矣。故以此案殿於本層出處。」

第二節 本層（出處）悟道因緣例選

裴休入大安精舍，見壁上高僧像，問曰：「真儀可觀；高僧何在？」

黃檗乃呼裴相公，公應諾，乃反問曰：「在甚麼處？」裴言下大悟。

僧謁華林，方展坐具，華曰：「緩緩。」僧曰：「和尚見箇甚麼？」華曰：「可惜許磕破鐘樓。」僧乃大悟。健曰：「悟在破，不在樓，所以屬本層。」

德山宣鑒參龍潭曰：「黑龍。」龍乃點燭與德；德擬接，龍便吹滅；德乃禮拜。龍曰：「見甚麼？」德曰：「從今向去，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。」健曰：「使當時德山接著，死在光明中，焉知黑龍之妙哉！」

樓子和尚因從街市過，經酒樓下，偶整襪帶少住；聞樓上人唱曲曰：「你既無心，我也無。」忽然大悟。

清豁於大章處得箇出處；睡龍爲集眾說其悟境。清豁拈香已，曰：「香已拈竟；悟即不悟。」

第三節 同案別層選

第一目 本層（出處）西來意案

僧問素玄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對曰：「會即不會，疑即不疑。」又曰：「不會不疑的，不疑不會的。」健曰：「出層重在者，『不會不疑的』。」

僧問道欽，對曰：「待吾滅後向汝說。」

仰山問滄山，對曰：「大好燈籠。」仰曰：「莫只者箇便是？」滄曰：「者箇甚麼？」仰曰：「大好燈籠。」滄曰：「果然不識！」

僧問龍雲，臺禪師對曰：「老僧昨夜欄裏失卻牛。」

僧問趙州，州下禪床立。僧曰：「莫即便是？」趙州曰：「老僧未有語在。」

僧問廬山田道者，答曰：「甚麼處得箇問頭來？」

僧問義忠，答曰：「龜毛拂子，兔角拄杖，大德藏向甚麼處？」曰：

「龜毛兔角，豈是有耶？」答曰：「肉重十斤，智無銖兩。」

僧問道膺，答曰：「古路不逢人。」

僧問居遁，答曰：「待石龜解語向汝道。」僧曰：「石龜語也。」答曰：「向汝道甚麼？」

僧問玄通，答曰：「咬骨頭漢出去！」

僧問永平，答曰：「不撒沙。」

僧問慶諸，慶曰：「空中一片石。」僧拜謝。曰：「會麼？」答：「不會。」曰：「賴汝不會，會即打破汝頭。」

第二目 本層（出處）家風案

僧問如敏家風，對曰：「郎當屋舍沒人修。」

雲巖問圓智，對曰：「教汝指點著，堪作甚麼？」曰：「無這箇來多時。」曰：「牙根猶生澀在。」

僧問道匡，對曰：「寧可清貧自樂，不做濁富多憂。」

僧問延沼，對曰：「鶴有九皋難翥翼，馬無千里漫追風。」健曰：「此案與初層省念家風所對；萬仞巖前對看，即知工夫淺深，故健在該案破

以太高生。讀者回頭再看。」

第三目 本層（出處）牧牛案

天游頌牧牛曰：「兩角指天，四腳著地，拽斷鼻繩，牧甚屎屁。」

僧問：「某甲愛殺牛，有罪否？」慧覺對曰：「無罪。」曰：「爲甚麼？」曰：「殺一箇，還一箇。」健曰：「只怕殺一箇，死一箇。所以本層主旨在打破坐在死中的。所以古德云：『大海不停死尸。』」

第四目 本層（出處）拂子案

仰山參巖頭。巖舉拂子，仰展坐具；巖擲拂子於背後，仰收坐具；巖曰：「不肯汝放，只肯汝收。」健曰：「前半意在初層，後半在本層。巖頭只肯汝收，側重在本層，眼目極明顯。」

雪峯問江西來僧曰：「江西與此相隔多少？」曰：「不遙。」雪豎拂子曰：「還隔者箇麼？」曰：「若隔者箇即遙。」雪峯便打。健曰：「打其不出者箇以外也。健代曰：『雖不隔者箇，我卻不將者箇來。』則免除

一頓打也。」

大覺到義玄。義舉拂子，大覺敷坐具；義擲拂子，大覺收坐具，入僧堂。大眾曰：「此僧莫非是和尚親故，不禮不被打。」師喚大覺曰：「大眾道汝未參長老。」大覺曰：「不審。」便自歸衆。此段不審，屬本層出處；然而不審之下，仍有吃棒分。何以故？若是健在，便責他曰：「審固任汝不審，也不可輕慢長老也。」此意則落在三層用處。大覺果是伶俐僧，則可答曰：「禮也不難；爭奈人錯會著？好事不如無也。」仍可拂袖而去，則屬四層了處矣。讀者當先將全書讀完，然後將四層宗旨明白了，再向第二章至第五章四層各別所引同案，相對比看，自知工夫深淺；此事切忌含糊也。

第五目 本層（出處）看經案

仰山問善道：「還假看教也無？」曰：「分外之事。然若與他作對，亦是狂慧，未足爲道；若不與他作對，一事也無。」

巖頭看《涅槃經》，謂有三兩段似衲僧說話。又曰：「休！休！」有僧請舉一段，則曰：「『吾教意猶如塗毒鼓，擊一聲，遠近皆喪』云。」

第六目 本層（出處）送書案

新建因僧赴開元寺，曰：「我有一信付與寺主，汝將得去否？」僧曰：「便請。」新曰：「想汝也不奈何。」

第七目 本層（出處）心案

寶誌《大乘讚》曰：「煩惱因心故有，無心煩惱何居？不勞分別取相，自然得道須臾。」

南泉曰：「心不是佛；智不是道。」

臨濟曰：「心若不在，隨處解脫。」

西天五祖提多迦曰：「悟了同未悟，無心亦無法。」

慧滿曰：「諸佛說心，令知心相虛妄；今乃重加心相，深違佛旨！」

六祖曰：「一切無心自性戒。」又曰：「無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；

有無俱不計，長御白牛車。」

慧忠曰：「不垢不淨，寧用起心看淨相！」

懷海曰：「不求佛，不求知解，垢淨情盡，不守此無求，亦不住盡處。」

二祖求達摩安心，達摩曰：「將心來，與汝安。」二祖曰：「覓心了不可得。」曰：「與汝安心竟。」

第八目 本層（出處）身案

普願示眾曰：「王老師欲賣身，阿誰買得？」僧曰：「某甲。」普曰：「他不作貴價，也不作賤價；汝作麼買？」

僧問文偃：「萬機都盡，如何？」答曰：「與我拈卻佛殿來，與汝商量。」僧曰：「豈關佛殿？」乃喝曰：「者謾語漢！」佛殿見前章第八目身案。

第九目 本層（出處）境案

僧問延宗潮山境，對曰：「不宿尸。」

夾山問佛曰：「子未到雲居前在甚麼處？」對曰：「天臺國清。」又問：「天臺有潺潺之瀑，淥淥之波；謝子遠來，子意如何？」乃曰：「久居巖谷，不挂松蘿。」曰：「此猶是春意，秋意如何？」佛曰：「佛曰良久，夾山乃評之曰：『看君只是撐船漢，終歸不是弄潮人。』」健曰：「此案不挂松蘿是本層意旨。至若弄潮人，夾山有意撥入用層，讀者可向第四章看下去。」

法眼問紹修曰：「萬象中獨露身，撥萬象、不撥萬象？」紹對曰：「不撥。」法曰：「說甚麼撥不撥！」紹回地藏。地曰：「子回未久，何以卻來？」曰：「有事未決，豈憚跋涉？」地曰：「汝跋涉許多山川，也還不惡。」紹仍未喻，乃問撥不撥。地曰：「汝喚甚麼作萬象？」紹乃大悟。健曰：「見行在上根能一致，中根則見每高於行，下根則見亦不圓滿。禪宗首當偏重見，故曰：『但貴子見地，不貴子行履。』見到行不到，則

當真參實悟，務求見行不二。此案紹修不撥之說，蓋已有第三用層見地，然對撥不撥兩邊境上未曾出得去。因未經第二出層之行證，故經法眼一撥，仍未能轉；再經地藏一問，喚甚麼作萬象？始在出層悟入。是故行人當先取得出層證量，然後在不撥中遊戲——雖曰不撥，而早已先撥；雖曰先撥而亦不廢遊戲。故總不在撥與不撥兩邊；身與萬象不作一箇，亦不作兩箇。

第十目 本層（出處）設齋還來否案

僧問無學曰：「丹霞燒木佛；和尚爲何供羅漢？」曰：「燒也燒不著；供養也一任供養。」曰：「還來否？」曰：「汝每日還吃否？」僧無語。健曰：「一任供養有本層出處意味；『還吃否？』則又撥入三層矣，僧更難了，所以無學曰：『少有伶俐僧』。」

第四章 塔燈三層——用處

禪不是死的；然而也要到這步活用的田地，始得大機大用。若是沒有到家，便和大慧杲禪師一樣——勸一切都向湯鑊中行；獅子跳處，教犬也跳去，那有不喪身的？古德教汝先行大死一回；然而有許多人一死不起，古今埋沒多少禪人，也大可惋惜！於今所以要汝解出離者死的以後，活轉過來，漸次調鍊，去使用他者個東西，水流花放，屙屎撒尿，何處不是他的活用？我者裏并不別標一箇甚麼用處，讀者切莫期待我這章裏面有個甚麼訣竅，叫做大機大用。只今問汝一句，現前你讀到這裏，有箇甚麼可咬嚼的給你？汝隨著字裏行間走去，又有個甚麼步影尋聲的作梗的東西在你心裏？天空中雲霞變現，似錦似絮，乃至油然沛然，都是一場遊戲——小兒觀電影一般，於汝何會有個甚麼可執持、可把握的東西去作大機大用？汝若是真個大死了一回，又真個解出去，也自然先在四威儀中便知個妙用；然後再如二祖一般，向賭場、嫖院大煩惱窠中透過去，才算是湯鑊中行得；度生一切方便，便都有了；火裏紅蓮，任憑你行去。若還未到者步田

地，切不可胡作亂爲。欺人容易，日後自己受報，卻不容易。莫以爲見得到便行得去，不熟便不能生巧，在甚麼田地說甚麼話。

第一節 本層（用處）開示及公案選

趙州寄拂子於真定帥，囑其徒曰：「若問何處來，便向他道：『老僧用不盡者。』」

趙州問：「死中得活時如何？」投子曰：「不許夜行，投明便到。」趙州曰：「我早侯白，伊更侯黑。」健曰：「諸方皆稱趙、投得逸羣之用，信哉。彼二位大禪匠，皆有本集詳載問酬，健民惜未及見。然而天下烏鴉一般黑，讀者當於此案了知用處之唯一條件；『投明須到，不許夜行。』如果夜用無明，鮮有不同凡夫者矣！然亦不可夜中不用，用處正在夜中；夜明之珠，則在乎行人具眼也。」

雪峯問德山：「從上宗風，何法示人？」德山曰：「我宗無語句；實無一法示人。」巖頭聞之曰：「德山一條脊骨硬似鐵，拗不折；然雖如此

，於唱教門中，猶較些子（猶云較之講經法師猶好一點）。」健曰：「巖頭蓋譏其不得用處也。禪門中宗匠，頗有人能宣化一方，聲威遠震，然其實際工夫，不必超出一切禪人；亦頗有人功力到家，然其福德不能流佈十方。世間人事，尚不可以榮枯論得失，矧禪門中耶！是以讀者當別具隻眼，不可忽略五家宗主以外諸大德。若健民本人所最私淑者，不在臨濟、德山、僞山、仰山、法眼，而在凌婆、趙州、投子、玄沙、巖頭、龐蘊、丹霞等。」

德山接人，多用棒打。臨濟派人接取，當胸一拄。德山歸方丈；臨濟曰：「我從來疑者個漢。」巖頭曰：「只據目前一木杖，佛來亦打，祖來亦打，爭奈較些子？」健曰：「此案正如前案。巖頭譏其不能辨別機用。健代曰：『好個知恩漢，且進來喝茶。』」

德山晚年頗受巖頭之益；病時，人問：「還有不病者否？」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如何？」德曰：「阿爺！阿爺！」此即健所引用告果瑤者，見

第一章第二節第二目。

僧問清慕：「如何是白龍密用一機？」曰：「汝每日用甚麼？」曰：「恁麼即徒勞側聆。」清乃喝出。

滄山曰：「者許多人只得大機，不得大用。」仰山舉似山下庵主。主曰：「更舉看。」仰正擬舉，主乃踢倒。仰山因告滄山，滄山大笑。

明慧示眾曰：「日出卯，用處不須生善巧。」

慧可二祖或入酒市，或過屠門，或習街談，或隨廝役；問之，則曰：「我自調心，何關汝事？」

僧問文益曰：「浪子還鄉時如何？」曰：「將何奉獻？」曰：「無有一物。」曰：「日給作麼生？」

西天初祖摩訶迦葉曰：「法法本來法，無法無非法。」

西天十一祖富那夜奢曰：「迷悟如隱顯，明暗不相離。」

西天十二祖馬鳴大士曰：「隱顯即本法，明暗原不二；今付悟了法，

非取亦非離。」

西天二十二祖摩拏羅者曰：「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復能幽；隨流認得性，無喜復無憂。」

法騫詩曰：「昨日相逢序起居，今朝相見事還如，如何欲覓呈心要，心要如何特地疏。」

馬祖曰：「心地隨時說，菩提也只寧；事理俱無礙，當生即不生。」

南嶽懷讓問馬祖在江西宏法，派人前往，候其上堂，問曰：「法師別南嶽來此作麼生？」答曰：「自從胡亂後，三十年不曾闕鹽醬。」

洞山辭別道明，道曰：「廣作利益。」曰：「如何？」曰：「一物莫違。」健曰：「讀者試回頭看上面『浪子還鄉』案，僧答『無有一物』，此旨在初層耳；此案『一物莫違』，則屬本層用處意旨。文益反問曰：『日給作麼生？』即是本案一物莫違理。」

僧問齊安：「如何是本身盧舍那？」齊安曰：「與我將那瓶來。」僧

即取來，齊云：「卻送本處。」送訖，復問，齊曰：「古佛過去久矣。」

龐居士參法常曰：「久嚮大梅；未審梅子熟也未？」法常曰：「你向甚麼處下口？」居士曰：「與麼則百雜碎也。」法曰：「還我核子！」健曰：「此意旨尙在二層出處。」健別曰：「酸。」

法常將寂，告門人曰：「來莫可拒，往莫可追。」忽聞鼃聲，乃曰：「即此物非他物，吾今逝矣！汝等各自護持之。」

歸宗剗草次，某僧來參，值師見一蛇，以鋤便鑿。僧曰：「久嚮歸宗，卻只見個粗行沙門！」歸曰：「汝粗？我粗？」僧問：「如何是粗？」歸豎起鋤頭。問：「如何是細？」歸作斬蛇勢。問：「與麼則依而行之？」歸曰：「依行且置。你何處見我斬蛇？」僧無語。健代曰：「只爲大細，我固不見。」此答二層意旨。又代曰：「只爲大粗，師也不必相謾。」則答在本層用處矣。

李刺史問歸宗曰：「大藏教明個甚麼事？」歸舉拳。李曰：「不會。」

「歸曰：「者個大拳也不會？」又曰：「遇人，即途中授予；不遇，即世諦流佈。」健曰：「在二層出處意旨，則正好讚其不會。在本層用處，則師資相傳，即此大拳。臨濟悟道一案，可以佐證。拙詩曰：『臨淵何必羨漁臺？結網還從舊路回。忍辱縱能跨下去，不如還手脅間來。』此則記臨濟還拳報恩事也。」

兩堂爭貓，普願曰：「道得即救。」眾無對，普乃斬之。趙州自外歸，聞前話，乃脫履安頭上出。普曰：「汝若在，即救得。」

普願洗衣次，僧曰：「和尚猶有者個在。」普提起衣曰：「爭奈者個何？」健曰：「學人每提起衣就忘記洗，洗衣就忘記提起，所以體用不得同時。」

松山命龐蘊飲茶次，龐舉托子曰：「人人盡有分，爲何道不得？」松曰：「只爲人人盡有，所以道不得。」龐曰：「兄何以道得？」松曰：「不可無言也。」

道吾一日從外歸，棹樹問：「何處去來？」曰：「親近來。」曰：「用鼓兩片皮作甚麼？」曰：「借。」曰：「他有從汝借，無有作麼生借？」道曰：「只爲有，所以借。」健曰：「不到道吾田地，誰能知有？」

仰山蹋衣次，提起，問滄山曰：「正恁麼時，和尚作麼生？」滄山曰：「我者裏無作麼生。」仰山曰：「和尚還見伊麼？」滄山曰：「汝有用無身。」至夏間，滄山忽問曰：「春間有話未圓，試道看？」仰曰：「正恁麼時，切忌勃塑。」滄乃曰：「停囚長智。」健曰：「身、用原不可分。特初機只能有身，不能出用，或雖起用，而已離身。不得身、用同時。故切不可要初機起用，但得本，莫愁末。他日縱能起用，亦當知用在本身，非關他事。任運之用，非作爲之用；離能所之用，非有對待之用。此案大可細參。」

曇照平生常稱「快活！快活！」臨終卻叫苦，曰：「閻王取我也！」院主曰：「和尚昔被節度使拋向水中，神色不動；如今何得恁麼？」曇乃

舉起枕头曰：「汝道當時是？於今是？」院主無對。法眼代曰：「此時但掩耳出去。」健曰：「此案與上文所選『德山喚阿爺』案正相同。」

風吹石幢倒，僧問趙州曰：「作凡去？作聖去？」趙曰：「也不作凡，也不作聖。」僧曰：「畢竟作麼生？」趙曰：「落地去也。」健曰：「趙州自經王老師指點：『平常心是道』，他便活用無盡。」

庵主舉火筒示僧曰：「會麼？」曰：「不會。」曰：「三十年用不盡的。」曰：「三十年前用個甚麼？」庵主無對。健代曰：「火筒。」

座主念佛；小師呼和尚而白事。座主問：「三呼何事？」小師曰：「和尚幾年喚他即得；某甲纔喚也。」法燈代座主曰：「咄叱！」健別代曰：「你道我喚他有甚麼事？」

僧辭趙州，州囑曰：「有佛處不得住，無佛處急走過；三千里外，逢人莫舉。」法眼代曰：「恁麼便不去也。」健別曰：「若是健民，無佛處也不住，有佛處急走過；三千里外，逢人便舉。」

玄覺聞鳩鳴，問僧：「是甚麼聲？」僧曰：「鳩鳴。」玄曰：「欲得不招無間業，莫謗如來正法輪。」健代曰：「你謗？我謗？」就本層用處意旨，確是玄覺謗法；若就初層入處，則是此僧謗法也。

僧謂趙州曰：「久嚮趙州橋，到來只見掠杓。」趙州云：「汝只見掠杓，不見趙州橋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趙州橋？」趙曰：「過來！過來！」僧問趙州：「萬法歸一；一歸何處？」趙曰：「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，重七斤。」

僧問趙州：「和尚入地獄否？」曰：「入。」曰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不入，阿誰教化汝？」

僧問趙州高壽，趙曰：「一串念珠數不盡。」

僧問靈鷲閑曰：「寂寂無言，如何視聽？」靈曰：「無縫塔前雨水多。」

雪峯來甘贄行者家，甘閉戶而召曰：「請入。」雪乃隔離，掉過衲衣

。甘便開門禮拜。

仰山隨滬山開田次，問曰：「者頭恁麼高，那頭恁麼低？」滬曰：「水能平地，但以水平。」仰曰：「水也無憑，和尚但高處高平，低處低平。」滬山然之。

雪峯問志勤：「古人道前三三，後三三；如何？」對曰：「水中魚、山上鳥，意旨如何？」雪曰：「高可射兮低可釣。」

僧問法真：「法傳何人？」曰：「露柱，火爐。」曰：「還受也無？」曰：「火爐，露柱。」

僧問陳尊宿教意提綱，曰：「佛殿裏燒香，山門外合掌。」

僧問：「以一重去一重，即不問；不以一重去一重，如何？」陳尊宿曰：「昨朝栽茄子，今日種冬瓜。」

慧然謁德山，展坐具。德曰：「莫展炊巾，者裏無有餒飯。」慧曰：「縱有，也無著處。」德以杖打之，慧接著，卻推倒德山。德大笑。慧哭

：「蒼天」而出。健曰：「關於餒飯一案，尙有其他公案可以證明徒然解出而不解用，不能到三層境地。」

有僧從西京來謁雲山，山問曰：「有書否？」僧曰：「不敢妄通消息。」山曰：「作家師僧，天然有在。」僧曰：「誰吃餒飯殘羹？」山曰：「獨有闍黎不甘。」其僧作嘔勢。山喚侍者扶出病僧，僧乃去。健曰：「果是解用，僧當謝師翻陳出新之恩於無盡也。」

僧問如寶：「如何是衲僧急切處？」如曰：「不過此問。」

僧問教和尚：「如何著力？」教曰：「春來草自青，月上天已明。」

又問：「如何不著力？」教曰：「崩山石頭落，平川燒火行。」

寶應上堂，曰：「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，不具啐啄同時用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啐啄同時用？」曰：「作家相見不啐啄，啐啄同時失。」曰：「此猶是某甲問處。」曰：「汝問處作麼生？」曰：「失。」應乃打之，其僧不肯。後於雲門聞人舉此語，方悟，卻回參師，應已圓寂，遂禮其徒風

穴曰：「某甲當時在燈影裏，照顧不著。」風穴肯之。健曰：「此用處正是在失處。所謂恰恰用心時，恰恰無心用；無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無。」

滄山上堂，僧曰：「請爲眾說法。」滄曰：「我爲汝得徹困也。」僧禮拜。雪峯曰：「古人得恁麼老婆心。」玄沙曰，「雪峯錯過古人事。」雪問之，玄沙曰：「滄山被僧一問得百雜碎。」健曰：「玄沙解用，故如此云云。此正是滄山從出處才到用處之口調，大是滄山本人工夫，與老婆心何干？」

滄山冬月問仰山曰：「天寒？人寒？」仰曰：「大家在者裏。」滄山曰：「何不直說？」仰曰：「適來不曲，和尚如何？」滄曰：「直須隨流。」健曰：「『大家在者裏』意旨只在初層入處，『直須隨流』才是本層用處。」

滄山睡次，仰山至，乃面向壁。仰曰：「和尚何得如此？」滄曰：「我得一夢，試爲原看。」仰山取一盆水與滄洗面。香巖來，滄山亦請原；

香送一碗茶。滄山曰：「二子見解，過於鷲子。」健曰：「我若在旁聞此語，一口吐卻。」

僧問：「離生死、貧富，不落五行，請師直道。」浮石答曰：「金木水火土。」健曰：「時人總以為禪和別有一套祕密，別有一條終南捷徑；殊不知最直不如當體，最捷不如現成本地。若是存心離開五行，別謀一個不落五行者，便十萬八千里也。解用的人，五行正是好用處，有甚麼落不落？」

道吾舉劍，僧問：「劍從何來？」乃擲於地。僧拾上，道吾反問：「劍從何來？」僧不能對。道吾拈劍而舞曰：「恁麼始得！」健曰：「讀此案，當知上案遊戲五行，亦復如是；劍有個甚麼來不來？要在當人任運遊戲耳。」

僧問：「隨緣不變，忽遇知音；如何？」延沼曰：「披莎側笠千峯裏，引水澆蔬五老前。」健曰：「回頭看上面萬仞峯前一案，始知深淺不同

。」

僧問臨機一句，延沼曰：「因風吹火，用力不多。」

僧問：「百了千當如何？」延沼曰：「不許夜行，投明便到。」健曰：「此踏襲投子語，見前。」

僧問：「二時如何？」延沼曰：「攜籬挈杖。」

麻谷問：「十一面觀音豈不是聖？」真應對曰：「是。」麻谷一擲，真應曰：「想汝未到此境。」健曰：「不到此境，誰敢答個是字？」

行思問石頭：「有人道嶺南有消息？」石頭曰：「有人不云。」行思曰：「大、小藏從何來？」石頭曰：「盡從者裏去，終不少他事。」行思然之。健曰：「就此案亦有深淺三層。『嶺南有消息』，即是初層入處；『有人不云』，即是二層出處；『終不少他事』，即是本層用處。解出去即可以用去，所以一案亦可多層；余爲此已另編一章，下詳。」

天然由石頭到馬祖處，馬祖問曰：「石頭路滑，曾踢倒汝否？」天然

曰：「若踢倒，即不來。」

僧問：「擬還鄉；如何？」惟儼曰：「汝父母徧身紅爛，臥在荆棘林中；汝歸何所？」曰：「恁麼，即不歸。」曰：「汝欲須歸，我示汝休糧方：二時上堂，不得咬破一粒米。」健曰：「不得咬破一粒米，卻仍二時上堂，者意旨與『趙州雖然一個牙齒，卻粒粒咬著』正相同。」

藥山惟儼派僧化緣於甘贄，甘問：「將得藥來否？」僧曰：「行者有何病？」甘乃供兩錠銀，曰：「若有人即送來；無人便休。」惟儼乃命送還，甘添銀再供上。健曰：「僧所答落在空邊，不解用處；有人送還，故得救，是以添銀供之；此供惟解用者堪受也。」

惟儼夜上堂，不燈，大眾黑集。惟曰：「我有一句待特（公牛曰特）生兒，即道。」有僧曰：「特已生兒也，何不道？」惟呼把燈來，其僧藏身入眾。

石樓問僧曰：「漢國主人還重佛法否？」僧曰：「人尙不見，有何佛

法？」石曰：「汝受戒多少夏？」答曰：「三十夏。」石曰：「大好不見有人。」乃打之。健曰：「打其不解用也。」

米倉坐次，僧到，繞三匝，敲床三下，曰：「不見主人翁，終不下參眾。」米曰：「甚麼處情識去來？」僧曰：「果然不在。」米打僧一拄杖。僧曰：「幾落情識，荷！荷！」米倉曰：「村草步頭，逢著一個，有甚麼話處？」僧曰：「且參眾去。」健曰：「好箇伶俐僧。」

藥山齋次，自打鼓，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，藥山便擲下鼓槌，問：「是第幾和？」高沙彌曰：「第二。」藥山問：「如何是第一？」高就桶心舀一杓飯便出去。健曰：「此所謂第一、第二，與層數不同，第二指二層，擲下故；第一指三層用處，謂其高於二層出處也。尋常日用，大須努力！」

仰山別善道，善呼曰：「闍黎。」仰應諾。善曰：「莫一向去，已後卻回者邊來。」健曰：「此案極明顯，指點出後必知個用處也。」

平田來，茂源起身，平田把住曰：「開口便失，閉口便喪，恁麼時請師道。」茂源以手掩耳而已。平放手曰：「一步易，兩步難。」茂曰：「著甚麼死急！」平曰：「若非此箇，師不免諸方檢點。」健曰：「開口便失者，忘第一層入處之管帶也；閉口便喪者，缺第二層出處之救濟也；一步易者，掩耳也，徒出不能用；二步難者，出後之妙用也。然而果能在一步上出得透關，自然不行自到，可以運用。著甚死急者，正救平田二步難之急也。古人如此互相勉勵，豈是後世狂慧禪人，所可比擬者哉！」

大眾集，光仁出方丈，將至禪床，曰：「不負平生行腳眼目，致個問訊；將來還有麼？」既升床，有僧出，師曰：「不負我，且從大眾。」便歸方丈。翌日，人問其旨，乃曰：「齋時有飯與汝吃，夜後有床與汝眠；逼我作麼？」僧禮，師曰：「苦！苦！」僧請直指，師垂足曰：「舒縮一任老僧。」健曰：「以三層用處，接一切眾，鮮得其機，誠然苦苦。至若後世但有三層見解，而本身全無三層之證量，則更苦矣。」

僧問有漏，令遵曰：「笊籬。」又問無漏，則曰：「木杓。」

天臺韶來，約禪師問：「船來？陸來？」曰：「船來。」曰：「還逢魚鼈否？」曰：「往往遇之。」曰：「遇時作麼生？」曰：「咄、縮頭去。」約大笑。健別曰：「咄、縮頭隨波去。」

洞山謂慶諸曰：「直須萬里無寸草去。」又曰：「無寸草作麼生去？」慶曰：「出門便是草。」洞曰：「大唐國內能有幾人！」健曰：「從洞山之歎，可見雖在唐代禪風之盛，猶難得幾個知有知用的；其後宋朝大慧杲千言萬語，總以用處勉人，殊欠的當。從上古德所勉，猶在萬里無寸草處，行上不可不如此也；若在見上，則從入至出，從出至用，乃至了處，要在最第一眼看透也。健別有四句偈曰：『落路下草易，萬里無草難，萬里一草易，百草頭上難。』工夫不在口上而在足上，要不可自欺也。」

僧密與洞山過水，洞曰：「莫錯下腳。」密曰：「錯即過不得也。」洞問：「不錯如何？」密曰：「共長老過水。」

僧問僧一曰：「如何是毗盧佛？」僧一曰：「不超越。」

僧問：「行到不思議處，如何？」元安對曰：「春山常舉足，白日不移輪。」

僧問月輪：「如何是道？」月曰：「石牛頻吐三春霧，木馬嘶聲滿道途。」健曰：「禪書中常常用木馬、石女等喻，者就是前二層中事。這些木石發出用處，則屬本層；在行證中，根本不稀奇，讀者不可在字面上錯會。」

僧問道膺：「如何是向上人行履？」答曰：「天下太平。」

僧問居遁：「祖師是無事沙門耶？」答曰：「若是沙門，不得無事。」

又問：「何以故？」曰：「覓一箇難得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密室中人？」遁儒對曰：「纔生不可得，不貴未生時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不落階級？」師彥曰：「排不出。」曰：「何故？」曰

：「他從前無階級。」曰：「居何位次？」曰：「不坐普光殿。」曰：「還理化也無？」曰：「名聞三界重，何處不歸朝？」

道閑問定慧：「上座從何處來？」曰：「遠離巴蜀，近發開元。」答畢，近前曰：「即今作麼生？」道曰：「吃茶去。」定不退，道又曰：「秋氣稍暖去。」乃出，歎曰：「今日擬打羅山寨，弓折箭盡也；休休。」

雪峯曰：「要會此事，猶如古鏡——胡來胡現，漢來漢現。」玄沙問之曰：「忽遇鏡破如何？」曰：「胡漢俱隱。」玄沙曰：「老和尚足跟猶未點地在！」健代曰：「胡漢現成。」

玄沙曰：「盲、聾、啞來如何接？豎拂不見，共話不聞，口復啞啞，汝作甚麼商量？若接不得，佛法無靈驗。」僧曰：「三種人還許商量否？」玄曰：「汝作麼商量？」其僧珍重出。玄曰：「不是！不是！」桂琛反問曰：「有眼、耳、口如何接？」中塔曰：「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？」又一僧曰：「非惟謾他，兼亦自謾。」

僧問：「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；學人如何會？」玄沙曰：「用會作麼？」僧亦曰：「用會作麼？」玄沙曰：「明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！」健曰：「玄沙蓋責其不解用也。」

韋監軍舉曹山甚奇特。玄沙曰：「撫州取曹山多少？」韋指旁僧問曰：「曾到否？」曰：「曾到。」韋問：「多少？」曰：「百二十里。」韋曰：「恁麼即上座不曾到。」韋卻起禮師。玄曰：「監軍卻須禮此僧；此僧卻當具慚愧。」健曰：「玄沙責監軍不解用處。此僧答在用層；然偶然如此，并非確知用處，并前入處、出處尙不及知，故當具慚愧也。」

韋監軍問曰：「日用不知；如何？」玄沙拈起果子曰：「喫。」韋喫已，再問，玄沙曰：「只者是。」健曰：「日用不知，比比皆是；不經過出處、入處的人，以爲與凡夫無異也。」

僧問：「維摩、文殊對談何事？」悟真曰：「惟有門前鏡湖水，清風不改舊時波。」

僧問興聖曰：「如何是教外別傳的事？」曰：「吃茶去。」

靈照指半月問上座曰：「那一片甚麼處去？」對曰：「莫妄想。」靈曰：「失卻一片也！」

僧問：「點鐵成金如何？」靈照曰：「還知點金成鐵麼？」

僧問：「寂寂無言時；如何？」弘涅對曰：「更進一步。」健曰：「古人所謂一步，與本書所謂一層，沒有甚麼分別。」

雪峯舉國師碑文：「得之於心，伊蘭作旃檀之樹；失之於旨，甘露乃藜藿之園。」問僧曰：「一語須具得失兩意，作麼生道？」僧舉拳曰：「不可喚作拳也。」弘蹈亦舉拳，則曰：「只爲喚作拳也。」

僧問：「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；未審和尚如何傳？」弘蹈對曰：「留口吃飯。」

從展命徒迎隆壽長老云：「莫將侍者來。」曰：「不許將來，焉能離得？」從曰：「大煞恩愛。」壽無對，從代曰：「更謝上足傳示。」